

野 曼

妻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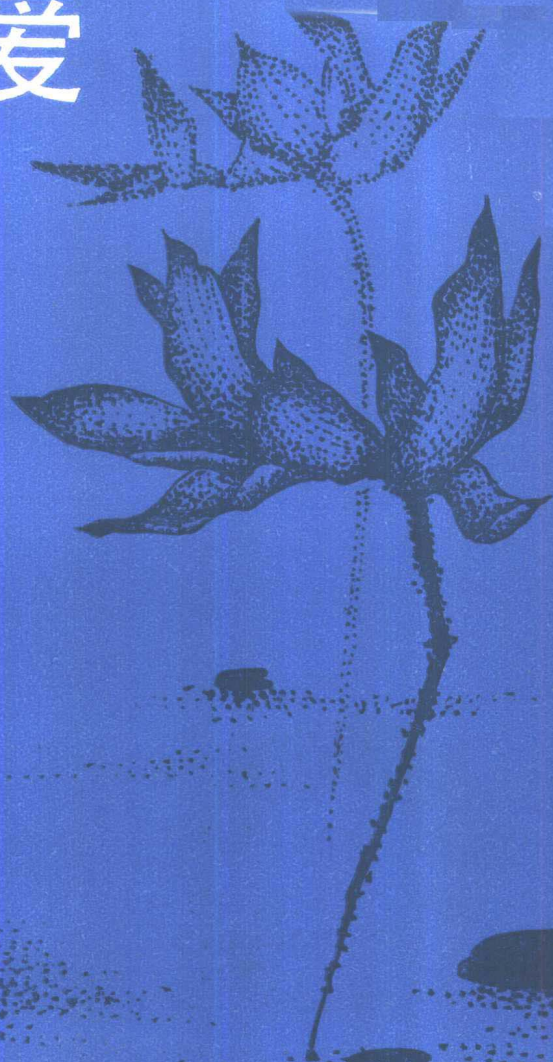


· 1 ·

妻愛



妻 爱



妻 愛
擊 曼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插页 140,000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2,100册

书号 10261·486 压塑本定价 1.10元



一九八四年春节，作者在广州。

出版说明

这里辑辑的主要是作者近年的散文新作。

以《妻爱》为代表的篇章，显现了作者散文的风格，——纯朴的深情，串起真实生活的浪花，流溢着感人的诗情画意。作者写甘苦与共的夫妻之爱，记饱览祖国河山之游，述经济特区的崭新景色，忆前辈作家和战友的精神风貌，叙追寻进步、追寻光明的坎坷和虽九死而不悔的执着，状农村地覆天翻的深刻变化，无不倾注了一腔热情，而文字却朴实无华，如道家常，如谈心曲，读之颇觉亲切。

魅力来自深情（代序）

——谈野曼的散文创作

岑 桑

诗与散文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生命的原质同是真实、深情、优美。真实，是指肇始于生活的真实以及升华为艺术的真实。这是诗与散文乃至任何文学艺术形式都赖以生机的根本。然而，仅仅是真实还是远远不够的。文学艺术还需要鲜明地体现于作品中的作者的深情和表现形式的优美。我以为：深情和优美，对于诗与散文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作品是读者跟前的荧光屏，读者需要从那上面看见真实世界之一角，从中获致教益和引发出自己爱憎之情的共鸣。读者如果不是为了要从那所谓共鸣中得到某种满足，他们何不去读教科书和听大报告呢？而要引发读者内心的强烈共鸣，所依靠的不

是别的什么，而是作者自己的深情。在文学上，魅力来自深情。我一直认为：动人以情应是文艺家永远衷心奉行的信条之一。

是的，动人以情，是需要优美的表现形式的。所谓优美，应该包括感情上的优美和技巧上的优美。在文学艺术中，深情的作品常常是优美的；优美的作品，也往往流露着作者的深情。深情和优美，共同构成了某些传世之作的艺术魅力的光环。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灵光所赖。诗与散文，尤其如此。诗与散文要是不让读者感受得到作者那份深厚的爱憎之情，以及从中得到某种美的享受，还有多大意义呢？我想再说一遍：诗与散文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诗有别于散文，这自不待言。但是，对诗所要求的那种深情和优美，却应该同样要求于散文。散文家应该有一副诗人的心肠。

野曼是诗人，偶或也写散文。近年他的散文作品不少。过去我撰文谈过他的诗，对他的“心肠”，也可谓颇知其底蕴了。读过他的全部散文近作，我感到他的诗与散文在风格上纯然是相通的。深情与优美，同样是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追求。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引出了我在这篇短文开头时的那一点点议论来的。

我曾欣喜于野曼早年诗作的深情和优美。爱的追

求，使得那颗年轻的心显得如此美丽通灵。那些诗篇，是诗人在漫漫长夜中的祈求和呼唤，虽然还带着稚嫩的童音，然而因其真挚而感人了。那副灼热的情怀是真能令人为之怦然心动的。从野曼早年的诗作中，我确实感受到那种以四野狼烟、满目疮痍为背景的，一个原始的觉醒者在苦苦追寻和殷殷探索时的姿态。使我感到遗憾的是那种可贵的深情和优美，在野曼日后的好些诗作中为某种形式上的和技巧上的熟练所挤掉了。当我捧读着他近年来那一大叠散文作品时，我十分留意野曼是否寻回了自己的失落。我象衡量他的诗的得失那样，仔细地衡量了他的散文。

结论是叫我高兴的。我从野曼的散文中读到了诗，寻找到了自己所期待的那种我称之为作品的原质的东西。

《妻爱》不就是一首款款情深的爱的颂歌吗？它写出的岂止是一个女子对于自己长相厮守的伴侣自始至终绵绵无尽的爱恋而已，它还生动而形象地写出了这爱情赖以永不枯槁的根基。那是在战争年代里从寒伦的红薯夜宴开始的一段漫长的爱情。悲欢离合，都写得真挚动人。在这篇几千字的作品里，妻子的忠诚之爱是写得淋漓尽致致的，然而这篇作品之所以赢得读者，除了因为它写出感人的妻爱之外，恐怕还因为它同时写出了作者自己对

妻爱的那份深切的感念之情吧？试看——

……多少次沉重的十月怀胎，多少次痛苦的分娩，还有儿女出世后的拖累，她毫无怨言地承担了这一切。我常常以沉痛的目光望着她拖着孱弱的步伐，向充满恐惧的未来迈步……

再看——

……妻子的宽厚，化成了爱的暖流，在我的心头沸腾。我知道，这爱正是以她的愁苦凝铸而成的。每当夜深人静，想起妻子常常把一腔辛酸铸成的欢乐，捧给了我，真不禁为之痛心疾首……

这一类爱的“反刍”，在篇中处处可见。所以我说：《妻爱》不仅仅是妻爱的颂歌而已，而且是一曲蔑视风霜雨雪的常绿的恋歌。《妻爱》也不仅仅是两个异性生命浮沉与共的罗曼史而已，而且是这双爱侣与时代命运休戚相关的沧桑史。这里面有一份优美的深情。

《爱着是美丽的》写的也是爱，然而那是另一种爱——对党和革命理想的执着的爱。野曼在写这篇作品的时候分明是动了情的。因为这里写的纯然是他自己的亲

身经历和在漫漫岁月中涌荡于胸怀的心声。爱和恨，思慕和怨愤，这些深情的经纬编织成一面优美的旗帜。

义愤出真诗。没有爱与憎，决不会有诗。诗人在刺刀夹缝里写诗，在黑云压城的墙角发出心灵的呼唤，或是义愤填膺，或是凄凉悲怆，总是牵魂动魄的，不能没有鲜明的爱憎……

对了！我看《爱着是美丽的》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爱，是铭心镂骨的；恨，更是难于忘怀。由于恨，才深化了爱。从而使人们爱得更深沉，也更坚决……

对了，我看《爱着是美丽的》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从这篇宣言式的激情涌溢之作中，我看到的是“真诚”二字。而真诚恰恰是爱的脊梁。

有好几篇游记，都是作者以诗的语言为之的。《情满匡庐》纤巧，细腻，圆熟，是一幅纤毫毕现的工笔山水画。《流花湖是流诗湖》箫声袅袅，恍如一曲柔情飘逸的民谣。《西苑，美的絮语》主要是写西苑的盆景之美的，却被作者有意无意写成一篇颇有见地的美学小品了。

他们追求作品的个性，也倾心于美的创造。因为有个性的未必都美，但美的都各有个性。

在艺术处理上，他通过繁简、疏密、聚散等手法，着力突出主体；而对枝干的处理，则是有藏有露，露中有藏，因而显得错落有致，景外有景；特别是讲究平中见奇，初看平常自然，细看却是形象独特。这“奇”寓于“平”中……

这都是从盆景中悟出来的艺术真谛。文学界、读书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引进了“可读性”这样的“行话”，忖测这是指作品中耐人寻味的品质之意。那么，让我袭用一下吧！我以为《西苑，美的絮语》的可读性，也许正在于那些“絮语”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作者把自己的美的感受、美的理解，有机地熔铸在一起了。

野曼收进这个集子中的散文作品，大都是近年写的。总的来说，我以为这些散文要比他近年的某些诗作要高一筹。有好些篇章可以说是他的力作，从中可以看到他所倾注的深情，以及作者在长达数十年的磨砺中逐渐形成的挥洒自如的笔锋。真情实感与他作品中流丽的表现形式相得益彰，构成了可喜的艺术美。

诚然，这个集子还不能说已经臻于完美了。仍有一些与深情和优美缘分不深的篇幅。它的构思和剪裁虽巧，但是由于毕竟并非出于真情实感，所以并不动人。例如《彩色，在流淌》，通篇都显得色彩斑斓，从头到尾都紧紧扣住五光十色的颜彩，但是由于作者过分地着意追求围绕彩色这一中心而形成的效果，反而冲淡了倾注于篇中的感情。这是得不偿失的。我以为在散文创作中，精巧的构思和剪裁当然不能不讲究，但对于“巧”的追求要是不能做到恰到好处，反而会使作品变得牵强，难以感人至深；因为正如野曼自己所说的那样：“美都是和谐而自然的。”

捧读野曼近年来的散文新作，欣喜之余，写下了几千字的感言，未必都是中肯的，然而全都是自己的不加矫饰的感觉。我始终觉得任何文艺作品的得失，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是否真能动人以情。野曼这些散文在艺术魅力上是有参差的，其得失，也应以此来衡量。

魅力来自深情。愿野曼写出更多动人以情的新作。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顺德

目 录

魅力来自深情（代序）·····	岑 桑
——谈野曼的散文创作	
爱着是美丽的·····	1
妻爱·····	10
为孩子起名·····	28
流花湖是流诗湖·····	36
西苑，美的絮语·····	45
情满匡庐·····	55
丹霞诗人·····	64
海市，不是梦·····	76
刘三姐走过的地方·····	83
祝茶歌·····	96

彩色，在流淌·····	103
开花的田野·····	114
欢跃的箭头·····	123
特别的土地·····	132
笑意盈盈的水乡·····	141
在绿色的后面·····	155
铺花的路·····	163
江岸人家·····	171
雨天的感想·····	179
浪涛里·····	185
郭老二三事·····	191
抹不去的脚印·····	212
——记作家司马文森	
闪烁在人们心头的诗·····	231
——忆诗人和战士蒲风	
后记·····	264

爱着是美丽的

爱着是美丽的！

爱着，心灵在净化，感情在沸腾，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在升华。纯洁的爱，是美的化身，美的诗。

我歌唱过少男少女的爱。它，璀璨若彩霞；甜香如春风；清澈似溪流；斑斓象繁花……这一切，织成了繁星般众多的迷人心魄的童话。

但是，当我走进了社会，脚印在延伸，视野在扩展，爱也延伸了，扩展了。我开始理解大写的人，也开始让自己的诗韵，去颂扬人间最大的爱。这爱，是对人类的光辉理想的追求和执着。这是人世间最美的爱情。

我曾经在我的诗篇《爱的潜流》中，留下我“第一次爱”的回声：

啊，历史上我的第一次神秘的爱，

就是对人类光辉理想的钟情，
也是对引导我牙牙学语的党，
袒露深深爱慕的心灵。
这爱化成了鲜红鲜红的血液，
在我血脉的江河中欢跃运行，
它象炽热的火的流，流的火，
温暖了我生命坎坷的旅程……

一九三九年间，在梅江之畔，我们《中国诗坛岭东刊》社的诗友，以蒲风为首，几个人面对风雨如晦的日子，就曾相约去桂林，探求这爱的通途……

一九四〇年秋，在桂林的漓江岸边的六斯洲山村，我和年轻的诗友，也曾浮游于清澈碧绿的漓江之中，在浪花相接的激流里，畅谈过如何追求这种爱。

一九四三年，在粤北铁岭的丛林里，我们《诗站》社的诗友芜军、许稚人和我，也曾热情地交谈过这种爱。年青的心，飞向了战火纷飞的东江……

爱的潜流，常常在我的心头激起浪花，化为狂热的诗。一九四〇年秋天，我在《绿色书简》组诗中，就曾袒露自己对爱的追求的喜悦，而且宣称：“我已经懂得什么是爱了！”

可是，这只不过是一种“书生”式的爱的追求。但就